

此心归处

读袁道一《被雨水淋湿的屋檐》

李巧文

作家传真

离开了父母和老家的人,心里生长着一个翘首以盼的地方,那个地方的记忆,与岁月一起成长,变得逐渐厚实而多情。其脚步穿越古今,踏遍山水,到达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,直抵人心秘不可宣又言之必及之处,那是想回难回的他乡客,心里开放的明月——故乡。

袁道一是在毛院的散文班同学,他专为故乡写了一本书《被雨水淋湿的屋檐》,故乡的每一件事、每一个细节,都藏在他的内心深处,就像池塘春水,地窖红苕,一不留神就会满出来,会滚爬出来。有写作冲动的人会将它们一一打理、排列,把它们从开掘的堤口泄出来,不吐不快。

刘亮程说,心定的地方,才是故乡。刘亮程在城市待了二十多年,却从来没有真正走出过故乡的月光、田野、晚风、牲口以及那些沉默而晚归的农民。他在故乡,像个闲人一样游荡,不忙于春耕秋收,不忙于季节里的农活奔忙,只忙着听虫鸣,听风声,听狗叫,看草疯长,看菜慢慢变绿,看日子一天天老去。他从故乡来,又去了另一个与故乡相似的地方——菜籽沟。他说:文学作品虽然对作家影响很大,但他们对我的影响,肯定不会有我家乡的一场风对我的影响大。他生来就是属于村庄的,因而他也愿意把所有的文字都码给村庄。

相对于刘亮程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,道一的风格更具烟火味和乡土气息。他的故乡更像我们大家的故乡。从他的故乡想到我的故乡,又由我的故乡想到他的故乡。屋檐、草垛、池塘、荒草,山坡、野径、田垄……村庄成为故乡,那些元素极为相似,那是我们从小生活的伊甸园。乡村特有的风景,只有在乡村居住过的人才会有更深的体验。打柴、看牛、扯秧、杀禾、斗笠、蓑衣、晨炊、晚烟,这何尝不是“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”中描绘的归园田居。袁道一《苍凉浙深》中那棵倒

下的千年老槐树,乡间金字塔般的草垛,父亲的二胡等,从故乡走来的文字,像一片片叶子,每片叶子的飘落都带有故乡的烟味,例如道一笔下的鸡鸣、蝉嘶,踩泥、做瓦、烧灰,喊魂,都是属于乡村的。有些经历只有走过才会触痛内心,烙印如泥碾,例如:借米、送饭、守水、做种、捶田坎,还有打糍粑、熏腊肉、做丸子……面对这些,道一都会抒情地说:读村庄,蓑衣是一种古朴的文字,斗笠是一种古朴的文字,草鞋是一种古朴的文字。他说,走在村庄的腹地,自己注定了是个抒情歌手。写交给故乡的歌一遍遍吟唱,不知疲倦。

故乡,在大多数人的笔底,有一个很乡村化的很亲切的称呼:老家。小而言之,老家可指自己小时候生活过的那椽破屋,滴着雨水的屋檐,家门前的小院与池塘。大而言之,可指老屋所在的村庄、城镇,再大一点,如果脚步跨出了国门,老家便成为国家、国家,与家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。《诗经·采薇》中说:“曰归曰归,岁亦莫止。”意思是,回家啊回家,一年又快过去了。这里的家便是“老家”。被迫卷入战争的一个,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,对老家的想念便只能停留在内心,化作一首忧伤的歌。唐宋写故乡颇有简词妙句,“日暮乡关何处是,烟波江上使人愁”,“五月渔郎相忆否?小楫轻舟,梦入芙蓉浦”。道一对老家的情感深入骨子里,欲说还休,就像他笔下的草垛,他说:“我深切怀念生命的每一座金字塔,不卑不亢,始终保持一种审美的距离。”

对于袁道一来说,对于我们大多数来自于故乡的人来说,创作土壤有一部分必定来自故乡。沈从文的土壤在湘西,莫言的在高密,袁道一的在湘西南红丘陵有着深深褶皱的地方。王跃文说,作家都是有自己文学故乡的,他有两个故乡,一个是传统文化,一个是他出生的具体可感的那个小村子。故乡,有自己熟悉的风景,熟悉的人和事,当熟悉的变得陌生,当亲人一个个远离或逝去,故乡便也慢慢疏离走远,最后,变成梦,变成思念,变成心灵的归处。

曾经身体与目光所触及的每一寸土地,已成为精神上的永不抛弃的憩园,成为心里一辈子挥之不去的丁香结。多年以后,我相信我们仍然会像道一那样雀跃旧时,或者用美国音乐家约翰·丹佛在其经典歌曲《故乡之路》中那样唱道:故乡的路,带我回家!

作者简介:李巧文,女,茶陵一中高中语文教师。首届茶陵县语文学科带头人,县高考突出贡献奖获得者,省作家协会会员,县作协副主席。湖南省2018年毛泽东文学院七期散文研讨班学员。散文及散文集获“李东阳文艺奖”“炎帝文艺奖”等奖项。散文小说见诸于《散文百家》《散文诗世界》《微型小说月报》《湖南日报》等报刊杂志。

荐读

跟着六位作家回故乡

竹露

纪录片《文学的故乡》近期在央视播出,与之同步的《文学的故乡访谈录》也出版了。两者相结合看,非常棒。

文学是有故乡的,文学的故乡在作家的笔下,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绽放,故乡里的人们在特有的域上呐喊、奋斗、坚韧地生活,生生不息,代代相传,形成了每个作家的特色文学。

《文学的故乡》这本书记录了莫言、贾平凹、刘震云、阿来、迟子建、毕飞宇六位著名作家回故乡的影像,寻找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孕育过程,捕捉作家们在还乡过程中的情感感动、眼神闪烁、童年生活场景和文学创作现场。

与其说是作家选择了土地,不如说是土地选择了作家。每一位作家都是被命运选择的人,是上苍有意安排他们成为作为一片土地的代言人。

而作家生活的土地、他们的童年,决定了作家今后的基本走向。

莫言小时候,家里很穷,村庄也是很小的,总共几十户人家,一出村,就是望不到边际的高粱地,夏天到处是青纱帐,村子里各家的房屋破败不堪。他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,每天去放牛放羊,比同龄孩子更早的接触民间文化,接触大自然。

在他们那里,村子离村子很近,放牛放羊就会到另一个村子,每个村子都有几个会讲故事的。这样的生活,使得莫言从民间吸取了很多文学资源。《红高粱》就是他在村子里劳动时,听各种各样的人反复讲这个故事,再加上听到过好多次发生在高粱地里土匪的故事,以及在高粱地包围地小石桥上发生过跟日本人激烈战斗地事情。想写《红高粱》就在心里扎下了根。同样地故事被很多人讲过,经过几代口口相传就会越讲越离奇,听者原来越爱听,有了创作地冲动写下短篇小说,所以后来地莫言地小说

《红高粱》具有很大传奇色彩。

家乡的土地给了莫言创作的力量和激情。

迟子建是从冰雪北国走出来的,她说她的生命和文学的根就是冰雪根芽。

她的故乡冬天被一望无际的冰雪覆盖,夏天是漫山遍野的野花。迟子建的小说《逝川》塑造了吉喜这个老渔妇形象,她在冰封的黑龙江上捕鱼,也为产妇产接生。这里有一条河叫逝川,河中有一条会流泪的鱼,当地风俗是渔民捕上泪鱼,安慰它,你别哭了,再把它放回逝川,这样一年就会平平安安。作者把吉喜这个老妇人放在一个捕泪鱼的背景下来写,预示她的生命就像泪鱼一样。

除了《逝川》,迟子建的《群山之巅》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《伪满洲国》《北极村的童话》都是她生长的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河流,注入和浓缩给她的。

我们说落叶归根,人多老都要寻根,根在哪里?故乡。故乡埋葬着我们的祖先,爷爷奶奶。

但毕飞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找不到自己的家族,因为他的父亲是被领养,但是养父也很早去世了,他只能看到父亲,父亲之外所有的东西,对他来说是一片空白。

这一度令他很悲伤。他说,对一个人来讲,没有故乡对一个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遗憾,没有祖先也是最大的遗憾。后来,他就虚拟的世界里,回过头写土地。

所以,在毕飞宇的作品中,对生育、哺乳、血液、疼痛、死亡这些主题非常敏感,这几样东西构成了他写作的母体。

还有贾平凹的商州乡村、阿来的嘉绒藏区、刘震云的延津世界……故乡是每个人的回望,文学是土地的呐喊,深沉厚重的土地,堆积了厚厚的话语土层,文学是从大地里生长出来的植物,带着泥土的愤怒、无奈和希冀。

《株洲工匠故事》里的巾幗

倪锐

有一次,与聂鑫森老师一起出行。他聊到,株洲作为一个工业城市,有很多的工匠故事有待挖掘,是个不错的写作题材。没想到,民协编的《株洲工匠故事》就出版了。

说起株洲的工业,人们不会忘记三三一、六零一、四三零这些以数字为标签的大工厂;不会忘记田心机厂、电力研究所、联诚、九方装备这一系列紧紧相依的株洲田心代言品牌;也不会忘记株洲冶炼厂、化工厂和氮肥厂;更不会忘记崛起的北汽、新生的城轨和南方航空等集团。

株洲,到底有多少能工巧匠在默默奉献,谁也无法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。但《株洲工匠故事》展现的六十九名株洲普通工匠,都是干一行、爱一行、钻一行、精一行的典范,其中很多是不让须眉的巾幗。

易冉,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组装车间中梁电焊班班长,高级电焊技师,穿着中车蓝色工装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,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,此女子没有三头六臂,走在街头,她是八零后美女,回到家里,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。一旦进了车间,她就是一个拼命三郎。赛场上,她所向披靡,职场上,没有易冉解决不了的难题,这就是电焊花木兰匠师。

“留着学生头,说话斯文得体,谁能想到这个低调的八零后,却是飞机发动机的设计师。”她就是赵海凤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、全国三八红旗手……和易冉一样,她有太多的荣誉和头衔,但赵海凤的心思全在她的航空发动机事业上。为了型号研制,她完全凭靠的是自己的肯学肯钻肯干肯拼,这其中忍了多少泪水,舍了多少亲情,无法计算。

欧清莲,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株洲分公司组装车间中梁电焊班班长,荣誉太多,不一而足。一个不足一米六的小女人,常年蹲着,弓着,趴在地上烧电焊,骨质增生、关节炎随之而来。但她只要一摸起焊枪,就像打了鸡血,精神百倍。欧清莲更可贵的是,她带着全班组的人共同进步,鼓励指导班组成员钻研技术,创新成才。

黄小玲,这位享受国务院津贴的陶瓷艺术家。学徒时,“一盏灯、一支笔、一个埋头的身影”,这就是她每天晚上的常态。长期以来潜心突破,走出去,博采众长融会贯通,大胆突破立新立意。黄小玲在传承、探索醴陵釉下五彩瓷艺的道路坚定地行走,她要让世界看到中国瓷的耀眼光芒。

还有“三十出头、谈笑风生、温柔素雅、瘦弱身躯”,在专属于男人领域的继电保护领域勇夺桂冠,在发电行业尽领风骚的黄妹;“貌不惊人”,凭着努力与执着,在只有男人才能胜任的机组岗位干出成绩的王惠芳;当翻砂工的关焕贞;潜心陶瓷科研的陈金华;中国五矿集团旗下株洲冶炼集团质量检测中心化验站站长肖娟;供电公司首席节能工程师李秋仪;中车长江株洲分公司台车车间的罗利;南方公司特种加工中心工艺室主任郭志宏;株洲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副主任廖丽萍……

看合上书页,眼前一幕幕全是女英雄或操纵机器、或精密测算、或火花四溅、或挥汗如雨的画面。

株洲工业一路走来,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的工匠们的付出,才有今天的成就。用文学的形式记住他们,《株洲工匠故事》做到了。而作为女性的我,尤其敬仰里面的众多巾幗姐妹。

闲情偶拾



啸傲魏晋

廖华玲

近日读一部有关金庸的传记,说《笑傲江湖》的书稿原名其实是《啸傲江湖》,只是后人据其谐音讹传为“笑傲江湖”。不知这种说法有没有考证,不过依金庸先生的文学和历史功底,“啸傲”确实要有意境些,那是一种从心底呐喊出的悲愤与傲气。

“啸”是什么?一种歌唱方式,无切实的内容,不遵守既定的格式,只是随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风雅,一腔心曲,因此特别适合乱世名士直抒胸臆。说通俗点,“啸”相当于现代的“吹口哨”。在岳飞的《满江红》中,我们听到过“仰天长啸”;在《水浒传》里,我们听到过梁山好汉“啸聚山林”;在南京西善桥出土的“竹林七贤”的砖画上,我们听到过阮籍的歌啸,用口哨吹出的旋律“与琴声相谐”。

阮籍,三国时期魏国诗人,“竹林七贤”之一,其诗歌的最大特色便是隐晦,或许他只有通过“歌啸”这种形式才敢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。魏晋几朝更迭,然而乱世出俊才,众多文人雅士打造了“魏晋风骨”的名片。那时的女人在唱“天无涯兮地无边,我心愁兮亦复然。人生修忽兮如白驹之过隙”;男人在弹琴饮酒赏菊吟诗,时不时飘然脱俗、孤傲轻狂的一声“长啸”。

啸兴盛于魏晋,不假,可啸却不是魏晋名士所首倡,其实早在《诗经》里就多次写到“啸”,如:“不我过,其啸也歌”,“啸歌伤怀,念彼硕人”。以女性形象为主的爱情诗和婚姻诗是《诗经》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,因而《诗经》中描写的啸者也多为女性,且心怀忧怨。妇女用吹口哨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平之气,或许只有古代的“窈窕淑女”能为之。不过,啸也不完全是用来承载情感的,在某些施巫术的场合,嘹亮的“啸”声时常响起,解祸

福、祈雨水。至东汉时,这种傲然自得的啸音逐渐进入了那些行为旷达,不受世俗礼法拘束的文人隐士的生活圈。到了魏晋,俯仰啸歌,简直是一“啸”风行。

魏晋之际,天下多故,政权走马灯一样更迭,文人名士的仕途难料,于是吟啸、讽咏或啸咏便出现在各种场合。大庭广众上发声长啸,若无人旁若无人地“吹口哨”起哄,在现今看起来这怎么会是文人的表现?可回到魏晋的时代背景下,那却是他们追求的一种文化姿态与政治诉求。其实,啸是表象,傲是本质,《世说新语》就用“傲然”来形容啸咏时的神情。而“啸傲”一词则更有意境,如:郭璞《游仙诗》所写的“啸傲遗世罗,纵情任独往”;陶渊明《饮酒诗》所吟的“啸傲东轩下,聊复得此生”。

对于魏晋时期的吟啸,是否可以把它理解成“长吁短叹”或“扼腕感慨”。如果是,它便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声音,谈不上乐趣,也和讲风骨、重风雅的魏晋名士的气质不相匹配。可实际并非如此,《世说新语》中有“善歌啸,闻者流涎”的记载,而阮籍的歌啸“与琴声相谐”,可见啸声是有旋律的、动听的、优美的。不过,啸声中没有歌词,这是由啸的发声特点决定的:重在吹,而不是唱。

唐代,文人吟啸的已经不多了,但仍能听到一缕余音。王维的《竹里馆》中有: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”;李白的《游泰山》中有:“天门一长啸,万里清风来”。唐以后,吟啸之风渐息。

魏晋风度,在很多人看来,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,宽衣大袖飘逸着超然绝俗的哲学。一声长啸,傲然于魏晋,无不让我们在历史的深处感到震撼:啸傲魏晋。

信息

上半年,新书定价持续上涨

日前,中宣部出版物数据中心提供的2020上半年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正式出炉。数据显示,上半年,新书定价持续上涨。

2020年上半年新书平均定价已经突破200元,整体平均定价为238.5元。新书均价为何超过了200元?有关分析认为,由于各大类图书定价呈现“金字塔”形分布,价格差异极大,部分定价较高的图书拉高了新书的平均定价。比如综合类图书和哲学类图书中,有8种新书(丛书)定价超过10万元,上半年定价最高的图书是来自北京燕山出版社的《明代朱子学文献丛刊》,定价高达41.2万元。

为更真实地反映新书价格变化,本次数据调查也采用了中位数(中间价位的样本数据)分析新书定价。数据显示:哲学类新书定价中位数为52元,社会科学类新书定价中位数为55元,自然科学类新书定价中位数为68元,综合类新书定价中位数为180元。

整体而言,2020年上半年新书定

价主要集中在30—100元之间,超过6万种新书定价处于这一区间。除此之外,有2047种新书定价在10元以下,定价在100至2000元的新书有16432种,383种新书定价超过2000元。

除了新书定价中位数为180元的综合类图书,新书定价中位数最高的当属航空航天类新书。上半年,航空航天类新书定价中位数为70元,航空航天类也是新书定价中位数同比增幅最大的一类,相较去年增长206%。新书定价中位数最低的是文化、科学、教育、体育类图书,2020年上半年这类书的新书定价中位数为35.8元。

据悉,约有20类新书定价出现不同程度增长,航空航天类、军事类、艺术类、自然科学总论类、天文学类、哲学类新书定价中位数为52元,社会科学类新书定价中位数为55元,自然科学类新书定价中位数为68元,综合类新书定价中位数为180元。

来稿请邮: 420918118@qq.com